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書卷四十七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學正臣徐立綱

謄錄監生臣蔣繼熊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四十七

宋

宣

城

太

守范

煜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馮岑賈列傳第七

馮異傳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也

父城縣名故城在今許州
葉縣東北汝州郟城縣亦

有父城

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

孫子名武善用兵
吳王闔廬之將也

作兵法十三篇見史記

漢兵起異以郡掾監五縣與父城長苗萌

共城守為王莽拒漢光武畧地潁川攻父城不下屯兵

巾車鄉

巾車鄉名在父城界

異間出行屬縣

間出猶微行行音下孟反

為漢兵

所執時異從兄孝及同郡丁綝呂晏

東觀記曰綝字幼春定陵人伉健有

武畧綝音丑心反

並從光武因共薦異得召見異曰異一夫之

用不足為彊弱有老母在城中願歸據五城以効功報

德光武曰善異歸謂苗萌曰今諸將皆壯士屈起多暴

橫獨有劉將軍所到不虜掠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

可以歸身苗萌曰死生同命敬從子計光武南還宛更

始諸將攻父城者前後十餘輩異堅守不下及光武為

司隸校尉道經父城異等即開門奉牛酒迎光武署異

為主簿苗萌為從事異因薦邑子鉅期

音姚

叔壽段建左

隆等

東觀記及續漢書段並作殷字

光武皆以為掾史從至洛陽更始

數欲遣光武徇河北諸將皆以為不可是時左丞相曹

竟子詡為尚書

竟字子朗山陽人後死於赤眉之難見前書詡音虛羽反

父子用事

異勸光武厚結納之及度河北詡有力焉自伯升之敗

先武不敢顯其悲戚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異獨叩頭寬譬哀情光武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復因間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今更始諸將從橫

暴虐

從音子用反橫音胡孟反

所至虜掠百姓失望無所依戴今公

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人

久饑渴易為克飽

猶言凋殘之後易流德澤

宜急分遣官屬循行郡

縣理冤結布惠澤光武納之至邯鄲遣異與鉞期乘傳撫循屬縣錄囚徒存鰥寡亡命自詣者除其罪陰條二

千石長吏同心及不附者上之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

南馳晨夜草舍

舍止息也

至饒陽無葦亭

無葦亭名在今饒陽縣東北葦音力

于反時天寒烈衆皆饑疲異上豆粥明旦光武謂諸將曰

昨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及至南宮

南宮縣名屬信都國今冀州縣也

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鄧禹爇火

音爇

而悅反

光武對竈燎衣

燎炙也

異復進麥飯菟肩因復度虜

沱河至信都

光武紀云度虜沱河至下博城西見白衣老父曰信都去此八十里耳是自北而南

此傳先言至南宮後言度虜沱河南宮在虜沱河南百有餘里又似自南而北紀傳兩文全相乖背迹其地理

紀是傳非諸家之書
並然亦未詳其故

使異別收河間兵還拜偏將軍從

破王郎封應侯

應國名周武王子所封也杜預注春秋曰應國在襄城成父縣西南

異為

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

東觀記續漢書云異勅吏

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相逢引車避之由是無爭道變鬪者也

進止皆有表識

言其

進退有常處也

軍中號為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

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

將各有配隸

隸屬也袁山松曰先時諸將同營吏卒多犯法

軍士皆言願屬大

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

多重也

別擊破鐵脰於北平

北平縣名

屬中山國故城在
今易州永樂縣也

又降匈奴于林闐顓王

匈奴王號山陽公載記曰

顓字作確前書音義闐音踰顓音確

因從平河北時更始遣舞陰王李軼

廩丘王田立大司馬朱鮪白虎公陳僞

東觀記僞字作矯

將兵

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徇燕

趙以魏郡河內獨不逢兵而城邑完全倉廩實乃拜寇

恂為河內太守異為孟津將軍

孟地名古今以為津

統二郡軍河

上與恂合勢以拒朱鮪等異乃遺李軼書曰愚聞明鏡

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

孔子家語曰孔子觀周明堂四門之墉有堯舜桀紂之象

謂從者曰明鏡所以察形古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畔楚而

歸漢

史記曰微子名啓紂之庶兄周武王伐紂微子乃持祭器肉袒面縛造于軍門武王乃釋其縛復其

位項伯名纏項籍之季父素善張良高祖因良與伯結婚項籍誅害漢王伯以身翊蔽之籍誅乃歸漢也周

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

少帝孝惠後宮之子

名弘惠帝崩周勃以弘非惠帝之子乃黜之迎立代王昭帝崩無嗣霍光乃迎立武帝孫昌邑王賀賀無道光廢之而彼皆畏天知命覩存亡之符見廢興之事故能立宣帝

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

歲月疏不間親遠不踰近李文豈能居一隅哉

長安謂更始李

文李軼字言軼與更始疏遠獨居一隅理難支久欲其早圖去就

今長安壞亂赤眉臨

郊王侯構難大臣乖離網紀已絕

時更始大臣張卬申屠建隗囂等以赤眉

入關謀劫更始歸南陽是大臣乖離也

四方分崩異姓並起是故蕭王跋

涉霜雪經營河北方今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郤岐慕

周不足以喻

史記曰古公亶父修后稷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戎翟攻之不忍戰其人乃與

其私屬去郤止於岐下郤人舉國扶老携弱盡復歸古公於岐山之下

季文誠能覺悟成

敗亟定大計論功古人

亟急也古人即謂微子項伯等

轉禍為福在此

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初軼

與光武首結謀約加相親愛及更始立反共陷伯升雖
知長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乃報異書曰軼本與蕭王
首謀造漢結死生之約同榮枯之計今軼守洛陽將軍

鎮孟津俱據機軸

機弩牙也軸車軸也皆在物之要故取諭焉

千載一會思

成斷金

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

人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北攻天

井關拔上黨兩城

天井關在大行山下解見章紀

又南下河南成臯以

東十三縣及諸屯聚皆平之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

人攻諸畔者異引軍度河與勃戰於士鄉下

續漢書曰士鄉亭名

屬河南郡

大破斬勃獲首五千餘級軼又閉門不救異見其

信效具以奏聞光武故宣露軼書

東觀記曰上報異曰軼多詐不信人不能

得其要領令移其書

令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

乖離多有降者鮪乃遣討難將軍蘇茂將數萬人攻溫

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以綴異

平陰縣名屬河南郡綴謂連綴也

異遣

校尉護軍將軍將兵

劉攽曰案異為孟津將軍軍有護軍爾云護軍將軍非也緣下有

將兵字明衍將軍二字

與寇恂合擊茂破之異因度河擊鮪鮪走

異追至洛陽環城一市而歸移檄上狀諸將皆入賀并

勸光武即帝位光武乃召異詣鄴問四方動靜異曰三

王反畔更始敗亡

三王謂張卬為淮陽王廖湛為穰王胡殷為隨王更始欲殺卬等遂勒兵

掠東西市入戰於宮中更始大敗

天下無主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

衆議上為社稷下為百姓光武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

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

神

周易乾卦九五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莊子曰其夢也神交故言天命發於精神

心中動悸

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建武二年

春定封異陽夏侯

夏音賈

引擊陽翟賊

○劉放曰案文少一軍字他傳中言

引軍者甚多

嚴終趙根破之詔異歸家上冢使太中大夫賈

牛酒

續漢志曰太中大夫秩千石掌顧問論議屬光祿

令二百里內太守都尉

已下及宗族會焉時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

擁兵衆大司徒鄧禹不能定乃遣異代禹討之車駕送

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具劍

具謂以寶玉裝飾之東觀記作玉具劍

勅異

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

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

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史士念自脩
勅無為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皆布威信

弘農羣盜稱將軍者十餘輩皆率衆降異

東觀記曰龜池霍郎陝主

長湖濁惠華陰陽沈等稱將軍者皆降

異與赤眉遇於華陰相拒六十餘

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劉始王宣等

東觀記宣作重

五千餘人三

年春遣使者即拜異為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車騎將
軍鄧弘等引歸與異相遇禹弘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
與賊相拒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

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黽池要其東而
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大戰
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
饑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
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饑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
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得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
谿阪

回谿今俗所謂回阨在今洛州永寧縣東北其谿長四里闊二丈深二丈五尺也

與麾下

數人歸營復堅壁收其散卒招集諸營保數萬人與賊

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

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

裁小出兵所以示弱也

賊見

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

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峭

底降男女八萬人餘衆尚十餘萬東走宜陽降璽書勞

異曰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龜

池

以鳥為喻

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淮南子曰至於衡陽是謂隅中又前書谷

子雲曰太白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尚在桑榆間桑榆謂晚也

方論功賞以答

大勲時赤眉雖降衆寇猶盛延岑據藍田王歆據下邳

秦武公伐邽戎致之也隴西有上邽故此有下也

芳丹據新豐

續漢書芳作茅

蔣震據

霸陵

霸陵文帝陵因以為縣名故秦芒陽縣

張邯據長安公孫守據長陵

楊周據谷口

谷口縣名屬左馮翊故城在今醴泉縣東北

呂鮪據陳倉角閼

據汧駱蓋延據鰲屋任良據鄠汝章據槐里各稱將軍

擁兵多者萬餘少者數千人轉相攻擊異且戰且行屯

軍上林苑中延岑既破赤眉自稱武安王拜置牧守欲

據關中引張邯任良共攻異異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諸

營保守附岑者皆來降歸異岑走攻析

析縣名楚之白羽邑也即今鄧

州內鄉縣

異遣復漢將軍鄧曄輔漢將軍于匡要擊岑大破

之降其將蘇臣等八千餘人岑遂自武關走南陽時百姓饑餓人相食黃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斷隔委輸不至軍士悉以果實為糧詔拜南陽趙匡為右扶風將兵助異并送縑穀軍中皆稱萬歲異兵食漸盛乃稍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衆歸本業威行關中唯呂鮪張邯蔣震遣使降

蜀其餘悉平明年公孫述遣將程焉將數萬人就呂鮪
出屯陳倉異與趙匡迎擊大破之焉退走漢川異追戰
於箕谷復破之還擊破呂鮪營保降者甚衆其後蜀復
數遣將間出異輒摧挫之

賈逵注國語曰折其鋒曰挫

懷來百姓申

理枉結出入三歲上林成都

成都言歸附之多也史記曰一年成邑三年成都

異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闕廷願親帷幄帝不

許後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斬長安令威權至重百姓

歸心號為咸陽王帝使以章示異

東觀記曰使者宋嵩西上因以章示異

異惶懼上書謝曰臣本諸生遭遇受命之會克備行伍

過蒙恩私位大將爵通侯

通侯即徹侯避武帝諱改焉

受任方面以

立微功

謂西方一面專以委之

皆自國家謀慮愚臣無所能及臣

伏自思惟以詔勅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

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

得而聞也當兵革始起擾攘之時豪傑競逐

逐爭也

迷惑

千數臣以遭遇託身聖明在傾危溷殽之中尚不敢過

差而況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而臣爵位所蒙巍巍不測

乎誠冀以謹勅遂自終始見所示臣章戰慄怖懼伏念
明主知臣愚性固敢因緣自陳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
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年春異朝
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荆

棘定關中

荆棘榛梗之謂以喻紛亂

既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

錢帛詔曰倉卒無羹亭豆粥庖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

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鈞臣無

忘檻車齊國賴之

史記管仲將兵遮莒道射桓公中鈞後魯桎梏管仲而送於齊齊以為相

說苑曰管仲桎梏檻車中非無媿也自裁也新序曰齊桓公與管仲飲酒酣管仲上壽曰願君無忘出奔於莒也臣亦無忘束縛於魯也此云射鈞檻車義亦通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

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

謂光武獲異於巾車而赦之

後數引讌見

定議圖蜀留十餘日令異妻子隨異還西夏遣諸將上隴為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拘邑未及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拘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畧異曰虜兵臨境忸怩狀小利

忸怩狀猶憤

習也謂慣習前事而復為之爾雅曰忸復也郭景純曰謂慣狀復為之也忸音丘丑反忸音逝遂欲深

入若得拘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

餘孫子兵法之文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

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

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

於汧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隗囂降異上書言

狀不敢自伐孔安國注尚書曰自矜曰伐諸將或欲分其功帝患之

乃下璽書曰制詔大司馬虎牙建威漢中捕虜劉攽曰案王

常傳中

武威將軍虜兵猥下三輔驚恐

大司馬吳漢也虎牙蓋延也建

威耿弇也漢中王常也捕虜馬武也武威劉尚也廣雅曰猥衆也

拘邑危亡在於旦夕

北地營保按兵觀望今偏城獲全虜兵挫折使耿定之

屬復念君臣之義征西功若丘山猶自以為不足孟之

反奔而殿亦何異哉

孟之反魯大夫魯與齊戰魯師敗之反殿是其功也將入魯門乃策

其馬曰吾非敢後馬不進是謙而不自伐也

今遣太中大夫賜征西吏士死

傷者醫藥棺殮大司馬已下親弔死問疾以崇謙讓於

是使異進軍義渠并領北地太守事

義渠縣名屬北地郡

青山胡

率萬餘人降異

青山在北地參密界青山中水所出也續漢書曰安定屬國人本屬國降胡也

居參密青山中其豪帥號肥頭少卿劉攽曰注參密案地理志密當作縣

異又擊盧芳將

賈覽匈奴莫犍日逐王破之

莫音於六反

上郡安定皆降異

復領安定太守事九年春祭遵卒詔異守征虜將軍并

將其營及隗囂死其將王元周宗等復立囂子純猶總

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等救之帝復令異行天水太

守事攻匡等且一年皆斬之

東觀記曰時賜馮異璽書曰聞吏士精銳水火不避

購賞之賜必不令將軍負丹青失斷金

諸將共攻冀不能拔欲且還休兵

異固持不動常為衆軍鋒明年夏與諸將攻落門未拔

落門聚名在冀縣有落門山

病發薨于軍謚曰節侯長子彰嗣明年

帝思異功復封彰弟訴為析鄉侯十三年更封彰東緡

侯食三縣

東觀記曰東緡縣名屬山陽郡左傳曰齊侯伐宋圍緡即此地也在今兗州金鄉縣永

平中徙封平鄉侯

東觀記曰永平五年封平鄉侯食爵林潭中

彰卒子普嗣

有罪國除

東觀記曰坐闕殺游徼會赦國除

永初六年安帝下詔曰夫

仁不遺親義不忘勞興滅繼絕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

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

昔我先武受命中興恢

弘聖緒橫被四表昭假上下

昭明也假至也上下天地假音格

光耀萬

世祉祚流行垂於罔極予末小子夙夜永思追惟勲烈

披圖案籍建武元功二十八將佐命虎臣讖記有徵蓋

蕭曹紹封傳繼於今

和帝永和四年詔紹封蕭曹之後以彰厥功也

況此未遠

而或至乏祀朕甚愍之其條二十八將無嗣絕世若犯

罪奪國其子孫應當統後者分別署狀上將及景風章

叙舊德顯茲遺功焉

春秋考異郵曰夏至四十五日景風至宋均注曰景風至則封有功

也於是紹封普子晨為平鄉侯明年二十八將絕國者

皆紹封焉

岑彭傳

岑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也

棘音紀力反

王莽時守本縣長

漢兵起攻拔棘陽彭將家屬奔前隊大夫甄阜阜怒彭不能固守拘彭母妻令効功自補彭將賓客戰鬪甚力

及甄阜死彭被創亡歸宛與前隊貳嚴說共城守

前隊大夫

貳甄阜之副也姓嚴名說東觀記云貳師嚴尤共城守計嚴尤為大司馬又非貳師與此不同

漢兵攻

之數月城中糧盡人相食彭乃與說舉城降諸將欲誅

之大司徒伯升曰彭郡之大吏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

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更始乃封彭為

歸德侯

歸德縣名屬北地郡

令屬伯升及伯升遇害彭復為大司

馬朱鮪校尉從鮪擊王莽揚州牧李聖殺之定淮陽城

鮪薦彭為淮陽都尉更始遣立威王張卬與將軍徭偉

鎮淮陽

風俗通曰東越王徭句踐之後其後徭為姓東觀記曰徭作遙

偉反擊走卬彭

引兵攻偉破之遷潁川大守會春陵劉茂起兵畧下潁

川彭不得之官乃與麾下數百人從河內太守邑人韓

散會光武徇河內散議欲城守彭止不聽既而光武至懷散迫急迎降光武知其謀大怒收散置鼓下將斬之

中將軍最尊自執旗鼓若置營則立旗以為軍門并設鼓戮人必於其下○劉攽曰注中將軍案文當為中軍

將

召見彭彭因進說曰今赤眉入關更始危殆權臣放

縱矯稱詔制道路阻塞四方蜂起羣雄競逐百姓無所歸命竊聞大王平河北開王業此誠皇天祐漢士人之福也彭幸蒙司徒公所見全濟未有報德旋被禍難永恨於心今復遭遇願出身自效光武深接納之彭因言

韓歆南陽大人

大人謂大家豪右

可以為用乃貫歆

貫寬也

以為

鄧禹軍師更始大將軍呂植將兵屯淇園彭說降之於

是拜彭為刺姦大將軍使督察衆營

續漢書曰時更始尚書令謝躬將六

將軍屯鄴兵橫暴為百姓所苦上先遣吳漢往收之故拜彭為刺姦將軍授以常所持節從

平河北光武即位拜彭廷尉歸德侯如故行大將軍事

續漢書曰彭鎮河內馮異先攻洛陽朱鮪大出軍欲擊彭時天霧鮪以為彭已去令其兵皆獲黍彭乃進擊大

破之與大司馬吳漢大司空王梁建義大將軍朱祐右將

軍萬脩執金吾賈復驍騎將軍劉植揚化將軍堅鐔積

射將軍侯進偏將軍馮異祭遵王霸等圍洛陽數月朱
鮪等堅守不肯下帝以彭嘗為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
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歡語如平生彭因曰彭往者得
執鞭侍從蒙薦舉拔擢常思有以報恩今赤眉已得長
安更始為三王所反

解見上文

皇帝受命平定燕趙盡有幽

冀之地百姓歸心賢俊雲集親率大兵來攻洛陽天下
之事逝其去矣公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

嬰統也謂以城自嬰統而

之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

與音預

又諫更始無遣

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

者不思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

吾不食言

指河以為信言其明白也

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

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也

趣向也

鮪見其誠即許降後

五日鮪將輕騎詣彭顧勅諸部將曰堅守待我我若不

還諸君徑將大兵上轅轅歸郾王

更始傳尹尊為郾王

乃面縛與

彭俱詣河陽

東觀記曰詣行在所河津亭

帝即解其縛召見之復令

彭夜送鮪歸城明日悉其衆出降拜鮪為平狄將軍封

扶溝侯鮑淮陽人後為少府

前書曰少府秦官秩二千石續漢書曰少府掌中服

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

傳封累代建武二年使彭擊荊州下犂

葉等十餘城

犂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汝州魯山縣東南葉今許州葉縣也續漢書曰彭南擊

荊州至城安昆陽犂葉舞陽堵陽平氏棘陽胡陽處陂皆破其屯聚

是時南方尤亂南郡

人秦豐據黎邱自稱楚黎王畧十有二縣

東觀記曰豐即縣人少學

長安受律令歸為縣吏更始元年起兵攻得即宜城若編臨沮中沮廬襄陽鄧新野穰湖陽蔡陽兵合萬人即

音求紀反

董訢起堵鄉許邯起杏

南陽復陽縣有杏聚

又更始諸將各

擁兵據南陽諸城帝遣吳漢伐之漢軍所過多侵暴時

破虜將軍鄧奉謁歸新野怒吳漢掠其鄉里遂返擊破
漢軍獲其輜重屯據滄陽與諸賊合從秋彭破杏降許
邯遷征南大將軍復遣朱祐賈復及建威大將軍耿弇
漢中將軍王常

○劉攽曰
中當作忠

武威將軍郭守越騎將軍劉

宏偏將軍劉嘉耿植等與彭并力討鄧奉先擊堵鄉而
奉將萬餘人救董訢訢奉皆南陽精兵彭等攻之連月
不剋三年夏帝自將南征至葉董訢別將將數千人遮
道車騎不可得前彭奔擊大破之帝至堵陽鄧奉夜逃

歸涓陽

續漢書曰奉令候伏道旁見車騎一日不絕歸語奉奉遂夜遁

董訢降彭復與

耿弇賈復及積弩將軍傅俊騎都尉臧宮等從追鄧奉

於小長安

小長安解見光武紀

帝率諸將親戰大破之奉迫急乃

降帝憐奉舊功臣且豐起吳漢欲全宥之彭與耿弇諫

曰鄧奉背恩反逆暴師經年致賈復傷痍朱祐見獲陛

下既至不知悔善而親在行陳兵敗乃降若不誅奉無

以懲惡於是斬之奉者西華侯鄧晨之兄子也車駕引

還令彭率傅俊臧宮劉宏等三萬餘人南擊秦豐拔黃

郵黃郵聚名也在南陽新都縣

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等於鄧數月

不得進帝怪以讓彭彭懼於是夜勒兵馬申令軍中使

明旦西擊山都

山都縣名屬南陽郡舊南陽之赤鄉秦以為縣故城在今襄州義清縣東北

乃緩所獲虜令得逃亡歸以告豐豐即悉其軍西邀彭

彭乃潛兵度沔水擊其將張揚於阿頭山大破之

沔水源出

武都東狼谷中即漢水上源也阿頭山在襄陽也

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

丘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與諸將依東山

為營豐與蔡宏夜攻彭彭豫為之備出兵逆擊之豐敗

走追斬蔡宏更封彭為舞陰侯秦豐相趙京舉宜城降
拜為成漢將軍與彭共圍豐於黎丘時田戎擁衆夷陵

東觀記曰田戎西平人與同郡人陳義客夷陵為羣盜
更始元年義戎將兵陷夷陵陳義自稱黎丘大將軍戎
自稱掃地大將軍襄陽耆舊記
曰戎號周成王義稱臨江王 聞秦豐被圍懼大兵方

至欲降而妻兄辛臣諫戎曰今四方豪傑各據郡國洛

陽地如掌耳

續漢書曰辛臣為戎作地圖圖彭寵張步
董憲公孫述等所得郡國云洛陽所得如

掌不如按甲以觀其變戎曰以秦王之彊猶為征南所

圍豈況吾邪降計決矣四年春戎乃留辛臣守夷陵自

將兵汧江汭沔止黎丘刻期日當降而辛臣於後盜戎

珍寶從間道先降於彭而以書招戎戎疑必賣已遂不

敢降

東觀記曰戎至期日灼龜卜降兆中拆遂止不降

而反與秦豐合彭出兵

攻戎數月大破之其大將伍公詣彭降戎亡歸夷陵帝

幸黎丘勞軍封彭吏士有功者百餘人彭攻秦豐三歲

斬首九萬餘級豐餘兵裁千人又城中食且盡帝以豐

轉弱令朱祐代彭守之使彭與傅俊南擊田戎大破之

遂拔夷陵追至秭歸

秭歸縣名今歸州解見和紀

戎與數十騎亡入

蜀盡獲其妻子士衆數萬人彭以將伐蜀漢而夾川谷

少水險難漕運留威虜將軍馮駿軍江州

江州縣名今渝州巴縣也

東觀記曰長沙中尉馮駿將兵詣彭璽書拜駿為威虜將軍

都尉田鴻軍夷陵領軍

李玄軍夷道自引兵還屯津鄉當荊州要會

津鄉縣名所謂江津

也東觀記曰津鄉當荊楊之咽喉

喻告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初彭

與交趾牧鄧讓厚善與讓書陳國家威德

東觀記曰讓夫人光烈皇

后姊也

又遣偏將軍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詔命於是讓與

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

張隆零陵太守田翕蒼梧太守杜穆交趾太守錫光等

相率遣使貢獻悉封為列侯或遣子將兵助彭征伐續漢

書曰張隆遣子曄將兵詣彭助征伐於是以曄為率義侯不總遣子故言或於是江南之珍始

流通焉六年冬徵彭詣京師數召譙見厚加賞賜復南

還津鄉有詔過家上冢大長秋以朔望問太夫人起居

大長秋皇后屬官漢法列侯之母方稱太夫人也八年彭引兵從車駕破天水

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時公孫述將李育將兵救囂守

上邽帝留蓋延耿种圍之而車駕東歸勅彭書曰兩城

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
每一發兵頭鬚為白彭遂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大餘

東觀記曰時以綠囊盛土為堤灌西城谷水從地中數丈涌出故城不拔續漢書云以縑盛土為堤囂將

行巡周宗將蜀救兵到囂得出還冀漢軍食盡燒輜重

引兵下隴延弇亦相隨而退囂出兵尾擊諸營彭殿為

後拒

尾謂尋其後而擊之凡軍在前曰啓在後曰殿東觀記曰彭東入弘農界百姓持酒肉迎軍曰蒙將

軍為後拒全子弟得生還也

故諸將能全師東歸彭還津鄉九年公

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數萬人乘枋箬下江關

枋箬以竹木為之浮於水上爾雅曰舫汙也郭景純曰水中箬筏也華陽國志曰巴楚相攻故置江關舊在赤甲城後移在江南岸對白帝城故基在今夔州魚復縣南枋即舫字古通用耳箬音步佳反汙音匹俱反擊

破馮駿及田鴻李玄等遂拔夷道夷陵據荆門虎牙

解

光武紀

橫江水起浮橋闔樓立攢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

拒漢兵彭數攻之不利於是裝直進樓船冒突露橈數

千艘

並船名樓船之上施樓橈小械也爾雅曰械謂之橈露橈謂露械在外人在船中冒突取其觸冒而

唐突也

橈音饒十一年春彭與吳漢及誅虜將軍劉隆輔威將

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發南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桂陽

零陵長沙委輸棹卒凡六萬餘人

棹卒持棹行船也東觀記作擢前書鄧通

以擢船為黃頭郎擢音直教反

騎五千匹皆會荆門吳漢以三郡棹卒

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蜀兵威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

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

公為重而已彭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

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天風狂急彭奇船逆流而上

直衝浮橋而攢柱鉤不得去

續漢書曰時天東風其攢柱有反把鉤奇船不得去

奇等乘執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

復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
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亡保江州彭上劉隆為南郡
太守自率臧宮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
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見諸耆老為言大漢哀愍巴
蜀久見虜役故興師遠伐以討有罪為人除害讓不受
其牛酒百姓皆大喜悅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
郡輒行太守事

東觀記曰彭若出界即以太守號付後
將軍選官屬守州中長史○劉歆曰注

長史案長史是王國官守
令皆長吏也此宜作吏

彭到江州以田戎食多難卒

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

墊江縣名

屬巴郡今忠州縣也墊音徒協反平曲地闕

收其米數十萬石公孫述使其

將延岑呂鮪王元及其弟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

資中縣名

屬犍為郡其地在今資州資陽縣

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彭

乃多張疑兵使護軍楊翕與臧宮拒延岑等自分兵浮

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

都江成都江也

襲擊侯丹大破之因

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

武陽解見光武紀

使精騎

馳廣都

廣都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成都縣東南

去成都數十里執若風

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

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

曰是何神也彭所營地名彭亡聞而惡之欲徙會日暮

蜀刺客詐為亡奴降夜刺殺彭彭首破荆門長驅武陽

持軍整齊秋豪無犯

豪毛也秋毛喻細也高祖曰吾入關秋豪無所取

卬穀王

任貴聞彭威信數千里遣使迎降

前書音義曰任貴越雋夷殺太守枚根自

立為卬穀王

會彭已薨帝盡以任貴所獻賜彭妻子謚曰壯

侯蜀人憐之為立廟武陽歲時祠焉子遵嗣徙封細陽

侯

細陽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潁川汝陰縣西

十三年帝思彭功復封導弟

淮為穀陽侯

穀陽縣名屬沛郡

導永平中為屯騎校尉導卒子

伉嗣

伉音口葬反

伉卒子杞嗣

東觀記曰杞作起元初中坐事免

元初三年

坐事失國建光元年安帝復封杞細陽侯順帝時為光

祿勲杞卒子熙嗣尚安帝妹涅陽長公主少為侍中虎

賁中郎將朝廷多稱其能遷魏郡太守

魏郡秦時置故城在今相州安

陽縣東北

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為而化視事二年輿人歌

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

枳棘多榛梗以喻寇盜充斥也

我有蝨賊岑

君過之

蟲賊食禾稼蟲名以喻姦吏侵漁也

狗吠不驚足下生鼈

鼈長毛也犬無

追吠故足下生鼈

含哺鼓腹焉知凶災

哺食也鼓擊也

我喜我生獨丁

斯時

丁猶當也

美矣岑君於戲休茲

於戲歎美之詞見爾雅於音烏戲音許宜反

熙卒子福嗣為黃門侍郎

賈復傳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李

生李生竒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

學將相之器也王莽末為縣掾迎鹽河東會遇盜賊等

比十餘人皆放散其鹽復獨完以還縣縣中稱其信時
下江新市兵起復亦聚衆數百人於羽山自號將軍更
始立乃將其衆歸漢中王劉嘉以為校尉復見更始政
亂諸將放縱乃說嘉曰臣聞圖堯舜之事而不能至者

湯武是也

堯禪舜舜禪禹湯乃放桀
武王誅紂故言不能至者

圖湯武之事而不

能至者桓文是也

齊桓公小白晉文公重耳春
秋之時周衰二君霸有海內

圖桓文

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

六國謂韓趙魏燕齊楚分
裂中夏各自跨據又不逮

桓文定六國之規欲安守之而不能至者亡六國是也今

漢室中興大王以親戚為藩輔天下未定而安守所保
所保得無不可保乎嘉曰知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劉
公在河北必能相施第持我書往

施用也第但也

復遂辭嘉受

書北度河及光武於栢人因鄧禹得召見光武奇之禹
亦稱有將帥節於是署復破虜將軍督盜賊復馬羸

羸力

佳反光武解左驂以賜之

驂者服外之馬也東觀記續漢書左並作右

官屬以

復後來而好陵折等輩調補鄠尉光武曰賈督有折衝

千里之威方任以職勿得擅除

東觀記曰時上置兩府官屬復與段孝共坐孝

謂復曰卿將軍督我大司馬督不得共坐復曰俱劉公吏有何尊卑官屬以復不遜上調官屬補長吏共白欲以復為鄣尉上署報不許也

先武至信都以復為偏將軍及拔邯鄲遷都護將軍從擊青犢於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陳堅不

卻先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饑可且朝飯復曰先破之然

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

被猶負也折羽為旌旗將軍所執先登先赴敵也

所向

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又北與五校戰於真定

大破之復傷創甚先武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

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

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
追及光武於薊相見甚懽大饗士卒令復居前擊鄴賊
破之光武即位拜為執金吾封冠軍侯先度河攻朱鮪
於洛陽與白虎公陳僞戰連破降之建武二年益封穰
朝陽二縣更始鄧王尹尊及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
多帝召諸將議兵事未有言沈吟久之乃以檄叩地曰
鄧最彊宛為次誰當擊之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鄧帝笑
曰執金吾擊鄧吾復何憂大司馬當擊宛遂遣復與騎

都尉陰識驍騎將軍劉植南度五社津擊鄆連破之月
餘尹尊降盡定其地引東擊更始淮陽太守暴汜汜降

屬縣悉定其秋南擊之呂陵新息平定之

新息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

豫州新息縣西南也

明年春遷左將軍別擊赤眉於新城澠池間

連破之

新城今伊闕縣

與帝會宜陽降赤眉復從征伐未嘗喪

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以復敢深入希

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勲

東觀記曰

吳漢擊蜀未破上書請復自助上不遣

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帝

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十三年定封膠東侯食郁秩

壯武下密卽墨挺胡觀陽凡六縣

六縣皆屬膠東國壯武故城在今萊州卽

墨縣西下密在今青州北海縣東北卽墨在今萊州膠水縣東南挺胡故城在今萊州昌陽縣西北觀陽在昌

陽縣東挺一音廷

復知帝欲偃干戈脩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

師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

廣雅曰剽削也謂削除甲兵東

觀記曰復闔門養威重受易經起大義

帝深然之遂罷左右將軍復以列

侯就第加位特進

東觀記曰上以天下既定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為過故皆以

列侯就第也

復為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養威

重朱祐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
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
國家大事恩遇甚厚

高密侯鄧禹
固始侯李通

三十一年卒謚曰剛

侯子忠嗣忠卒子敏嗣建初元年坐誣告母殺人國除
肅宗更封復小子邯為膠東侯邯弟宗為即墨侯各一
縣邯卒子育嗣育卒子長嗣宗字武孺少有操行多智
畧初拜郎中稍遷建初中為朔方太守舊內郡徙人在
邊者率多貧弱為居人所僕役不得為吏宗擢用其任

職者與邊吏參選轉相監司以擿發其姦或以功次補

長吏故各願盡死匈奴畏之不敢入塞

東觀記曰匈奴常犯塞得生口

問太守為誰曰賈武孺曰寧賈將軍子邪曰是皆放遣還是後更不入塞

徵為長水校尉宗

兼通儒術每讌見常使與少府丁鴻等論議於前章和

二年卒朝廷愍惜焉子參嗣參卒子建嗣元初元年尚

和帝女臨穎長公主主兼食潁陰許合三縣數萬戶時

鄧太后臨朝光寵最盛以建為侍中順帝時為光祿勳

論曰中興將帥立功名者衆矣唯岑彭馮異建方面之

號自函谷以西方城以南

方城山名一名黃城山在今唐州方城縣東北也

兩

將之功實為大焉若馮賈之不伐岑公之信義

信謂朱鮪知其

誠而降義謂荆人奉牛酒讓不受

乃足以感三軍而懷敵人故能尅成

遠業終全其慶也昔高祖忌柏人之名違之以全福征

南惡彭亡之地留之以生灾

柏人縣名也高祖嘗欲宿於柏人曰柏人者迫於人

也不宿而去後竟有貫高之事

豈幾慮自有明惑將期數使之然乎

贊曰陽夏師克實在和德膠東鹽吏征南宛賊奇鋒震

敵遠圖謀國

後漢書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四十八

宋 宣城 太守 范 滂 撰

唐 章 懷 太子 賢 注

吳蓋陳臧列傳第八

吳漢傳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家貧給事縣為亭長王莽末

以賓客犯法乃亡命至漁陽

命名也謂脫其名籍而逃亡

資用乏以

販馬自業往來燕薊間所至皆交結豪傑更始立使使

者韓鴻徇河北

續漢書曰雒陽人韓鴻為謁者使持節降河北拜除二千石

或謂鴻

曰吳子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漢甚悅之遂承制

拜為安樂令

安樂縣名屬漁陽郡故城在今幽州潞縣西北

會王郎起北州擾

惑漢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心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

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

邯鄲此一時之功也

一時言不可再遇也

寵以為然而官屬皆欲

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譎眾未知

所出

譎詐也未知欲出何計以詐也

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

人召之為具食

續漢書曰時道路多饑人來求食者似儒生漢召故先為具食○劉放曰案注

文漢名下少一之字

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為郡縣所歸邯

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為光武書移檄漁

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復隨後入寵甚

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并軍而南所至擊斬

王郎將帥

續漢書曰攻薊誅王郎大將趙闔等

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為偏

將軍既拔邯鄲

續漢書曰時上使漢等將突騎揚兵戲馬士騎馳環邯鄲城乃圍之賜號

建策侯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鄧禹及諸將多知之數相薦舉乃得召見遂見親信常居門下

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曰間數與

吳漢言其人勇鷙有智謀

廣雅曰鷙執也凡鳥之勇銳獸之猛悍者皆名鷙也諸

將鮮能及者即拜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

幽州牧苗曾聞之陰勒兵勅諸郡不肯應調

調發也

漢乃

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

無終本山戎國也無終山名因為國號漢為縣名屬右北平故

城在今幽州漁陽縣也

曾以漢無備出迎於路漢即擣兵騎收曾

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望風弭從

弭猶服也

遂

悉發其兵引而南與光武會清陽諸將望見漢還士馬

甚盛皆曰是寧肯分兵與人邪及漢至莫府上兵簿

莫大

也兵簿軍士之名帳諸將人人多請之光武曰屬者恐不與人

屬猶

也近今所請又何多也諸將皆慙初更始遣尚書令謝躬

率六將軍攻王郎不能下會光武至共定邯鄲而躬裨

將虜掠不相承稟光武深忌之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

處然每有以慰安之躬勤於職事光武常稱曰謝尚書

真吏也故不自疑躬既而率其兵數萬還屯於鄴時光武南擊青犢謂躬曰我追賊於射犬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執必當驚走若以君威力擊此散虜必成禽也躬曰善及青犢破而尤來果北走隆慮山躬乃留大將軍劉慶魏郡太守陳康守鄴自率諸將軍擊之窮寇死戰其鋒不可當躬遂大敗死者數千人光武因躬在外乃使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先令辯士說陳康曰蓋聞上智不處危以僥倖

僥猶求也

中智能因危以為功下愚安於危

以自亡危亡之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京師敗亂四方雲擾公所聞也蕭王兵彊士附河北歸命公所見也謝躬內背蕭王外失衆心公所知也今公據孤危之城待滅亡之禍義無所立節無所成不若開門內軍轉禍為福免下愚之敗收中智之功此計之至者也康然之於是康收劉慶及躬妻子開門內漢等及躬從隆慮歸鄴不知康已反之乃與數百騎輕入城漢伏兵收之手擊殺躬其衆悉降

續漢書曰時岑彭已在城中將躬詣傳舍出白漢漢至躬在彭前伏漢曰

何故與鬼語遂殺之

躬字子張南陽人初其妻知光武不平之常

戒躬曰君與劉公積不相能而信其虛談不為之備終

受制矣躬不納故及於難光武北擊羣賊

續漢書曰從擊銅馬重連

高胡皆破之

漢常將突騎五千為軍鋒數先登陷陳及河北

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光武即位拜為大司馬更

封舞陽侯建武二年春漢率大司空王梁建義大將軍

朱祐大將軍杜茂執金吾賈復楊化將軍堅鐔偏將軍

王霸騎都尉劉隆馬武陰識共擊檀鄉賊於鄴東漳水

上大破之

水經曰漳水源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東北至昌亭與潯沱河合

降者十餘

萬人帝使使者璽書定封漢為廣平侯食廣平斤漳曲

周廣年凡四縣

四縣皆屬廣平郡廣平故城在今洺州永年縣西北廣年在今永年縣東北斤

漳在今洺州洺水縣曲周故城在今洺州曲周縣西南廣年避煬帝諱故改為永年縣

復率諸將

擊鄴西山賊黎伯卿等及河內脩武悉破諸屯聚車駕

親幸撫勞復遣漢進兵南陽擊宛涅陽酈穰新野諸城

皆下之引兵南與秦豐戰黃郵水上破之

南陽新野縣有黃郵水黃

郵聚也

又與偏將軍馮異擊昌城五樓賊張文等又攻銅

馬五幡於新安皆破之明年春率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擊青犢於軹西大破降之又率驃騎大將軍杜茂彊弩將軍陳俊等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別招聚收集得十餘萬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卧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令軍中曰賊衆雖多皆刼掠羣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

此上兩句在左傳鄭大夫公子突之詞也

非有仗節死義者也今日

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旦日建

茂出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黃頭吳河等

前書鄧通為黃頭郎音義

曰土勝水故刺船郎著黃帽號黃頭也

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齊鼓而進

續漢書曰漢躬被甲拔戟令諸部將曰聞雷鼓聲皆大呼俱大進後至者斬遂鼓而進之○劉攽曰注俱大進

按文多一大字

建軍大潰反還奔城漢長驅追擊爭門並入大

破之茂建突走漢留杜茂陳俊等守廣樂自將兵助蓋

延圖劉永於睢陽永既死二城皆降明年又率陳俊及

前將軍王梁擊破五校賊於臨平追至東郡箕山大破

之北擊清河長直及平原五里賊皆平之

東觀記及續漢書長直並

作長垣按長垣縣名在河南不得言北擊而范書作長直當是賊號或因地以為名

時鬲縣五姓

共逐守長據城而反

鬲縣名屬平原郡故城在今德州西北五姓蓋當土疆宗豪右也鬲

音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皆守長罪也敢

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

五姓大喜即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

所及也冬漢率建威大將軍耿弇漢中將軍王常等

劉

放曰中當作忠

擊富平獲索二賊於平原明年春賊率五萬餘

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卧不動有頃乃定即夜發

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衆因追討餘黨遂至無鹽

無鹽縣名

屬東平國故城在今鄆州東

進擊渤海皆平之又從征董憲圍朐城

明年春拔朐

朐縣名解見光武紀

斬憲事已見劉永傳東方悉定

振旅還京師會隗囂畔夏復遣漢西屯長安八年從車

駕上隴遂圍隗囂於西城帝勅漢曰諸郡甲卒俱坐費

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并力攻

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及公孫述

救至漢遂退敗十一年春率征南大將軍岑彭等伐公

孫述及彭破荊門長驅入江關漢留夷陵裝露橈船

短橈

橈也音人遙反

將南陽兵及弛刑募士三萬人沂江而上會岑

彭為刺客所殺漢并將其軍十二年春與公孫述將魏

黨公孫永戰於魚涪津大破之

續漢書曰犍為郡南安縣有漁涪津在縣北臨

大江南中志曰漁涪津廣數百步

遂圍武陽述遣子壻史興將五千人

救之漢迎擊興盡殄其衆因入犍為界諸縣皆城守漢

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

橋名也解見公孫述傳

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為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東觀記續漢書尚字並作禹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曰比勅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

它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
將衆十許萬分為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
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
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共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
里所在斬獲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
受圍執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
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
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

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江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略猶過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剋遂軍於其郭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

大戰漢使護軍高午唐邯將數萬銳卒擊之述兵敗走
高午奔陳刺述殺之事已見述傳旦日城降斬述首傳
送洛陽明年正月漢振旅浮江而下至宛詔令過家上
冢賜穀二萬斛十五年復率揚武將軍馬成捕虜將軍
馬武北擊匈奴徙鴈門代郡上谷吏人六萬餘口置居
庸常關以東○劉攽曰按文當有一山字十八年蜀郡守將史歆反
於成都自稱大司馬攻太守張穆穆踰城走廣都歆遂
移檄郡縣而宕渠楊偉胸臆徐容等宕渠胸臆二縣名皆屬巴郡胸音幼

肥音忍宕渠山名因以名縣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俗名車騎城是也十三州志朐音春肥音閨其地下溼多胸肥蟲因以名縣故城在今夔州雲安縣西萬戶故城是也起兵各數千人以應

之帝以歆昔為岑彭護軍曉習兵事故遣漢率劉尚及太中大夫臧宮將萬餘人討之漢入武都乃發廣漢巴蜀三郡兵圍成都百餘日城破誅歆等漢乃乘桴泂江下巴郡楊偉徐容等惶恐解散漢誅其渠帥二百餘人徙其黨與數百家於南郡長沙而還漢性彊力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

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

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脩戰攻之具乃嘆曰吳公差彊

人意隱若一敵國矣

隱威重之貌言其威重若敵國前書周亞夫謂劇孟曰大將得之若

一敵國矣

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辦嚴之曰

嚴即裝也

避明帝諱故改之

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及在朝廷斤斤謹質

形於體貌

爾雅曰明明斤斤察也李巡曰斤斤精詳之察也孫炎曰重慎之察也斤音靳

漢嘗

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

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

東觀記曰漢但修里宅不

起第夫人先死薄葬
小墳不作祠堂也

二十年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

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慎無赦而已及薨有

詔悼愍賜謚曰忠侯

東觀記曰有司奏議以武為謚詔特賜謚曰忠侯

發北軍

五校輕車介士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

漢置南北軍五校尉解見

順帝紀輕車兵車也介士甲士也霍光傳云以北軍五校尉輕車介士載光尸以輜輶車黃屋左纛軍陳至茂陵不以南軍者重之也子哀侯成嗣為奴所殺二十八年分漢封

為三國成子旦為濯陽侯

濯陽縣名屬汝南郡在濯水之陽因以為名其地今豫州

吳房縣也音劬

以奉漢嗣旦弟盱

盱音火俱反

為筑陽侯成弟國為

新蔡侯

筑陽縣名屬南陽郡古穀國也在筑水之陽故城在今襄州穀城縣西新蔡縣名屬汝南郡蔡

平侯自蔡徙此故加新字今豫州縣也筑音逐

旦卒無子國除建初八年徙封

盱為平春侯

平春縣名屬江夏郡

以奉漢後盱卒子勝嗣初漢兄

尉為將軍從征戰死封尉子彤為安陽侯

安陽縣名屬汝南郡古江

國也故城在今豫州新息縣西南

帝以漢功大復封弟翕為襄親侯吳

氏侯者凡五國初漁陽都尉嚴宣與漢俱會光武於廣

阿光武以為偏將軍封建信侯

建信縣名屬千乘國

論曰吳漢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終始倚愛之親

差彊

人意是倚之也遂諒由質簡而彊力也子曰剛毅木訥

見親信是愛之也

近仁也論語文剛毅謂彊而能斷木樸慤貌訥忍於言斯

也四者皆仁之質若加文則成仁矣故言近仁

也

豈漢之方乎昔陳平智有餘以見疑周勃質朴忠

也方比

而見信高祖謂呂后曰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是見疑也又曰周勃重厚少文安劉氏者必勃是見信

也夫仁義不足以相懷則智者以有餘為疑而朴者以

不足取信矣

懷依也言若仁義之心足相依信則情無疑阻若彼此之誠未協仁義不足相依則

智者翻以有餘見疑朴者以愚直取信

蓋延傳

蓋延字巨卿漁陽要陽人也

要陽縣名光武時省

身長八尺彎弓

三百斤邊俗尚勇力而延以氣聞歷郡列掾州從事所

在職辦

古者三公下至郡縣皆有掾屬續漢志曰建武十八年立刺史十三人主一州皆有從事史

假佐每郡皆置諸曹掾郡中列掾非一延並為之彭寵

故言歷也漁陽屬幽州東觀記云延為幽州從事

為太守召延署營尉行護軍及王郎起延與吳漢同謀

歸光武續漢書曰并與孤奴令王梁同勸寵

延至廣阿拜偏將軍號建功

侯從平河北光武即位以延為虎牙將軍建武二年更

封安平侯遣南擊敎倉轉攻酸棗封丘皆拔

酸棗封丘二縣名屬

陳留郡酸棗故城在今滑州縣也封丘故城在今汴州縣也○劉攽曰按文皆拔下不可無一之字其夏

督駙馬都尉馬武騎都尉劉隆護軍都尉馬成偏將軍

王霸等南伐劉永先攻拔襄邑

續漢書曰時劉永別將許德據襄邑延攻而拔

之進取麻鄉

麻鄉縣名故城在今宋州碭山縣東北

遂圍永於睢陽數月

盡收野麥夜梯其城入永驚懼引兵走出東門

東觀記云走出

魚門然則東門名魚門也

延追擊大破之永棄軍走譙延進攻拔薛

斬其魯郡太守

薛縣名屬魯國故城在今徐州滕縣東南東觀記曰魯郡太守梁丘壽也

而

彭城扶陽杼秋蕭皆降

扶陽縣名屬沛郡杼秋縣名屬梁國故城在今徐州蕭縣西北

杼音食
汝反

又破永沛郡太守斬之

東觀記曰沛郡太守陳脩

永將蘇茂

佼彊周建等三萬餘人

佼彊姓名也周大夫原伯佼之後也

救永共攻延

延與戰於沛西大破之永軍亂遁沒溺死者太半永棄

城走湖陵蘇茂奔廣樂延遂定沛楚臨淮脩高祖廟置

嗇夫祝宰樂人

楚即今彭城縣也臨淮郡名今泗水下邳縣高祖廟在今徐州沛縣東故泗水

亭中即高祖為亭長之所也嗇夫主知廟事東觀記曰時蓋延因齋戒祠高祖廟

三年睢陽復

反城迎劉永

反音翻

延復率諸將圍之百日收野穀永乏

食突走延追擊盡得輜重永為其將所殺永弟防舉城

降四年春延又擊蘇茂周建於蘄

蘄縣名屬沛郡有大澤鄉蘄音機

進

與董憲戰留下皆破之

留縣名屬楚國故城在今徐州沛縣東南

因率平敵

將軍龐萌攻西防拔之

西防縣名春秋時宋之西防城故城在今宋州單父縣北復

追敗周建蘇茂於彭城茂建亡奔董憲將賁休舉蘭陵

城降

前書有賁赫音肥今有此姓賁音奔○劉攽曰注賁音奔按文多一賁字

憲聞之自郟

圍休時延及龐萌在楚請往救之帝勅曰可直往擣郟

則蘭陵必自解

擣擊也東觀記作擊字

延等以賁休城危遂先赴

之憲逆戰而陽敗延等遂逐退因拔圍入城

○劉攽曰按文多一

遂字緣下有逐字誤之

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遽出竄走因

往攻郟帝讓之曰間欲先赴郟者以不意故耳今既奔

走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郟果不能克而董憲

遂拔蘭陵殺賁休延等往來要擊憲別將於彭城郟邳

之間戰或曰數合頗有剋獲帝以延輕敵深入數以書

誡之

東觀記載延上疏辭曰臣幸得受干戈誅逆虜奉職未稱久留天誅常恐汙辱名號不及等倫天下

平定已後曾無尺寸可數不得預竹帛之編明詔深及

閭儆戒備具每事奉循詔命必不敢為國之憂也

及

龐萌反攻殺楚郡太守引軍襲敗延延走北度泗水破

舟楫壞津梁僅而得免

東觀記續漢書皆云萌攻延延與戰破之詔書勞延曰龐萌一

夜反畔相去不遠營壁不堅殆令人齒欲相擊而將軍有不可動之節吾甚美之此傳言僅而得免與彼不同

帝自將而東徵延與大司馬吳漢漢忠將軍王常前將

軍王梁捕虜將軍馬武討虜將軍王霸等會任城討龐

萌於桃鄉又並從征董憲於昌慮皆破平之六年春遣

屯長安九年隗囂死延西擊街泉略陽清水諸屯聚皆

定

街泉略陽清水三縣皆屬天水郡

十一年與中郎將來歙攻河池未

剋以病引還拜為左馮翊將軍如故

續漢書曰視事四年人敬其威信

十三年增封定食萬戶十五年薨於位子扶嗣扶卒子側嗣永平十三年坐與舅王平謀反伏誅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延曾孫恢為蘆亭侯東觀記作蘆亭恢卒子遂嗣

陳俊傳

陳俊字子昭南陽西鄂人也

江夏郡有鄂故此加西也故城在今鄧州向城縣南

也

少為郡吏更始立以宗室劉嘉為太常將軍俊為長

史光武徇河北嘉遣書薦俊光武以為安集掾

東觀記曰俊初

調補曲陽長上曰欲與君為左右小縣何
足貪乎俊即拜解印綬上以為安集掾從擊銅馬於

清陽進至滿陽拜彊弩將軍

華嶠書曰拜為彊弩偏將軍賜絳衣九百領以衣中

堅同心士

與五校戰於安次俊下馬手接短兵所向必破追

奔二十餘里斬其渠帥而還光武望而歎曰戰將盡如
是豈有憂哉五校引退入漁陽所過虜掠俊言於光武
曰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守譬以絕其食可
不戰而殄也光武然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保
壁堅完者勅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

得遂散敗及軍還光武謂俊曰因此虜者將軍策也及

即位封俊為列侯建武二年春攻匡賊下四縣

匡賊即匡城縣

賊也東觀記作匡城賊匡城古匡邑也故城在今滑州匡城縣南

更封新處侯

新處縣名屬中

山引擎頓丘降三城

頓丘縣名屬東郡故城在今魏州頓丘縣北陰安城是也

其秋

大司馬吳漢承制拜俊為彊弩大將軍別擊金門白馬

賊於河內皆破之

金門白馬並山名在今洛州福昌縣西南有金門白馬水蓋賊起於二山

因以

四年轉徇汝陽及項又拔南武陽

南武陽縣名屬太山郡故城在

今沂州費縣西

是時太山豪傑多擁眾與張步連兵吳漢言於

帝曰非陳俊莫能定此郡於是拜俊太山太守行大將

軍事張步聞之遣其將擊俊戰於嬴下

續漢書曰嬴縣名屬太山郡嬴

音盈俊大破之追至濟南收得印綬九十餘

步時擬私封將人之印綬

稍攻下諸縣遂定太山五年與建威大將軍耿弇共破張步事在弇傳時琅邪未平乃徙俊為琅邪太守領將

軍如故齊地素聞俊名入界盜賊皆解散俊將兵擊董

憲於贛榆

贛榆縣名屬東海郡贛音貢

進破朐賊孫陽平之八年張

步畔還琅邪俊追討斬之帝美其功詔俊得專征青徐

華嶠書曰賜俊璽書曰將軍元勲大著威震青徐兩州有警得專征之

義檢制軍吏不得與郡縣相干百姓歌之數上書自請

願奮擊隴蜀詔報曰東州新平大將軍之功也負海猾

夏盜賊之處國家以為重憂且勉鎮撫之十三年增邑

定封祝阿侯

祝阿縣名屬平原郡

明年徵奉朝請二十三年卒子

浮嗣徙封蘄春侯

蘄春今蘄州縣也東觀記曰詔書以祝阿益濟南國故徙浮封蘄春侯

音祈浮卒子專諸嗣專諸卒子篤嗣

臧宮傳

臧宮字君翁潁川邾人也

邾縣名今汝州邾城縣也

少為縣亭長游

徼

續漢書曰每十里一亭亭有長以禁盜賊每鄉有游徼掌循禁姦盜也

後率賓客入下

江兵中為校尉因從光武征戰諸將多稱其勇光武察

宮勤力少言甚親納之及至河北以為偏將軍從破羣

賊數陷陳郤敵光武即位以為侍中騎都尉建武二年

封成安侯

成安縣名屬潁川郡

明年將突騎與征虜將軍祭遵擊

更始將左防韋顏

華嶠書韋字作韓

於沮陽酈悉降之三年將

兵徇江夏擊代鄉鍾武竹里皆下之

鍾武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申州

鍾山縣

帝使太中大夫

華嶠書曰使張明也

持節拜宮為輔威將

軍七年更封期思侯

期思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光州固始縣西北

擊梁郡

濟陰皆平之十一年將兵至中盧屯駱越

中盧縣名屬南郡故城在

今襄州襄陽縣南蓋駱越人徙於此因以為名

是時公孫述將田戎任滿與征

南大將軍岑彭相拒於荊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謀畔

從蜀官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

夜使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

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

牛酒以勞軍營官陳兵大會擊牛醺酒饗賜慰納之

音醺

所宜反說文曰下酒也
詩注曰以筐曰醺也

越人由是遂安宮與岑彭等破

荆門別至垂鵲山通道出秭歸至江州岑彭下巴郡使

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公孫述將延岑盛兵於

沅水

沅水出廣漢
解見光武紀

時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而降者皆

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為所反

反音
翻

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

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噪右步左騎挾船

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兵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

宮因從擊

○劉攽曰按從擊無理當作縱字

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

人水為之濁流延岑奔成都其衆悉降盡獲其兵馬珍

寶

華嶠書曰上置書勞官賜吏士絳纁六千匹

自是乘勝追北降者以十萬

數

人好陽而惡陰北方幽陰之地故軍敗者皆謂之北史記樂書曰北者敗也而近代音北為背失其指矣

軍至平陽鄉蜀將王元舉衆降進拔縣竹破涪城斬公

孫述弟恢復攻拔繁郾

繁縣名屬蜀郡繁江名因為縣名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北

郾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郾縣北郾音皮

前後收得節五印綬千八百是

時大司馬吳漢亦乘勝進營逼成都宮連屠大城兵馬

旌旗甚盛乃乘兵入小雒郭門歷成都城下

張載注蜀都賦云漢

武帝元鼎三年立成都郭十八門小雒郭門蓋其數焉

至吳漢營飲酒高會漢見

之甚歡謂宮曰將軍向者經虜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

照然窮寇難量還營願從它道矣宮不從復路而歸賊

亦不敢近之進軍咸門

成都北面東頭門

與吳漢並滅公孫述

帝以蜀新定拜宮為廣漢太守十三年增邑更封鄼侯

十五年徵還京師以列侯奉朝請定封朗陵侯

朗陵縣名屬汝

南郡故城在今豫州郎山縣西南

十八年拜太中大夫十九年妖巫維

汜弟子單臣傳鎮等復妖言相聚入原武城

維或作緹

劫吏

人自稱將軍於是遣宮將北軍及黎陽營數千人圍之賊穀食多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時顯宗為東海王獨對曰妖巫相劫執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挺解也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即勅宮徹圍緩賊賊衆分散遂斬臣鎮等宮還邈

城門校尉復轉左中郎將擊武谿賊至江陵降之

武谿水名

在今辰州盧谿縣

宮以謹信質樸故常見任用後匈奴饑疫自

相分爭帝以問宮宮曰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

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二十七年宮乃與楊虛

侯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

盜緣邊被其毒痛內國憂其抵突

抵觸也

虜今人畜疫死

旱蝗赤地

赤地言在地之物皆盡說苑曰晉平公時赤地千里

疫困之力不當中

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

左傳曰大

福不再蒯通曰時者難遇而易失也

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

臨塞厚縣購賞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

四郡

謂張掖酒泉武威金城也

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

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刺

石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

能制彊

即張良於下邳圯所見老父出一編書者

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

仁之助也彊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

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

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
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
其有者安貧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
政災變不息

左傳曰國無善政則
自取謫於日月之災

百姓驚惶人不自保

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

且北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

公羊傳
曰見者

異辭聞者異辭
傳聞者異辭

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

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宮永

平元年卒謚曰愍侯子信嗣信卒子震嗣震卒子松嗣
元初四年與母別居國除永寧元年鄧太后紹封松弟
由為朗陵侯

論曰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項之彊人資附漢

之思雖懷璽紆紱跨陵州縣

璽解見光武紀白虎通曰天子朱紱諸侯赤紱上廣

一尺下廣二尺法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天地人也董巴輿服志曰古者上下皆有紱所以殊貴賤也自五霸遞興以紱非兵服於是去紱也殊名詭號千隊為羣尚未足以為比功

上烈也至於山西既定威臨天下

謂誅隗囂公孫述

戎羯喪其

精膽羣帥賈其餘壯

蜀本匈奴別部分散居其上黨武鄉羯室因號羯胡此揔謂戎夷耳

不指於羯也左傳曰欲勇者賈余餘勇

斯誠雄心尚武之幾先志翫兵之

日幾會也翫習也先志者乘勝之志也

臧官馬武之徒撫鳴劒而抵掌志

馳於伊吾之北矣

屈原曰撫長劒而玉珥曹植結交篇曰利劒鳴手中說文曰抵側擊也

光武審黃石存包桑

周易否卦九五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言聖人居天位不可以安常

自危懼乃是繫於包桑也包本也繫於桑本言其固也

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

詞幣以禮匈奴之使

西域傳曰建武二十一年西域十八國俱遣子弟入侍天子以中國

初定皆還其侍子匈奴傳曰建武二十八年匈奴遣使詣關貢馬及裘乞和親帝報曰單于國內虛耗貢物裁

以通禮何必裘馬今贈繒五百匹斬馬劍一是卑辭幣禮也

其意防蓋已弘深豈其

顛沛平城之園忍傷鯨土之陳乎

平城縣名今雲州定襄縣高祖七年擊韓

王信至平城被匈奴圍七日乃解十二年高祖親擊淮南王鯨布在陳為流矢所中顛沛狼狽也顛音丁千反

贊曰吳公驚彊寔為龍驤

戰國策曰廉頗為人勇驚而愛士白起視瞻不轉者執志

彊也驤舉也若龍之舉言其威盛鄒陽曰神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

電埽羣孽風行巴

梁虎牙猛力功立睢陽宮俊休休是亦鷹揚

詩曰良士休休又曰

惟師尚父時惟鷹揚

後漢書卷四十八

後漢書卷四十八考證

吳漢傳故不自疑躬。

臣承蒼

按文勢當作故躬不自

疑

食廣平斥漳曲周廣年凡四縣注斥漳在今洺州洺水

縣。

臣松齡

按唐書地理志無洺水縣唐初洺州有

清漳池水二縣此注洺水當作池水

臧宮傳憂其抵突注解也。○解字似當作觸

後漢書卷四十八考證